

鐵血雄關



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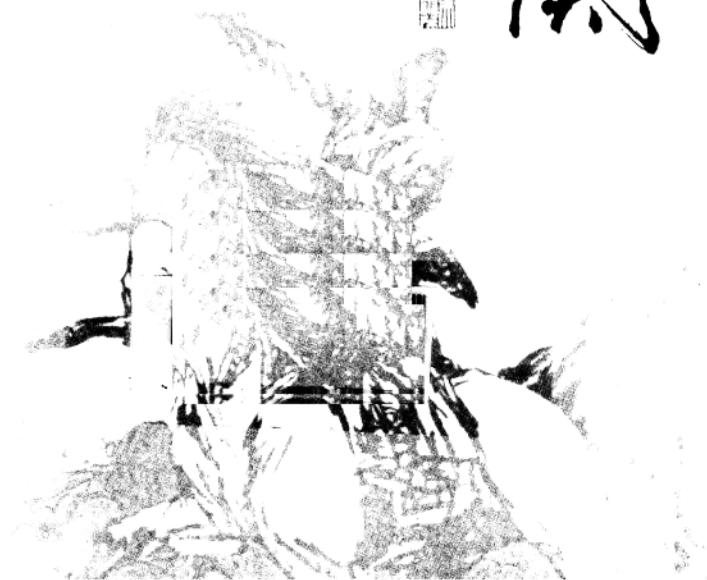
血
雄
關

許
輝
題



陈斌先 许辉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铁 血 雄 关

陈斌先 许 辉著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200,000 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360-2401-0/I·2067

平装定价:19.80 元,印数 10,000-15,000 册

精装定价:39.80 元,印数 1,000-1,500 册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雇工的儿子	1
第 二 章	杜鹃花正红	12
第 三 章	沉重的迷惘	24
第 四 章	转战千里	35
第 五 章	旌旗破晓	46
第 六 章	重雾迷障	56
第 七 章	“猴子营长”	70
第 八 章	“随军小屋”	81
第 九 章	生死决战	91
第 十 章	虎将生威	102
第十一章	就地下种	120
第十二章	秦岭热肠	146
第十三章	啊，庙沟	160
第十四章	“炉脚”中的“炉脚”	172
第十五章	化整为零	191
第十六章	商洛会师前奏曲	212
第十七章	意外的插曲	226
第十八章	战魂的凝聚	239
后 记		250

第一章 雇工的儿子

苦难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。

生为雇工的儿子，注定李学先要
经历万般苦痛。

而正是这些苦痛，造就了他的人
生之路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如果有谁问，世界上哪些河最有资格被称为“血泪河”的话，那么淮河无可争辩地是其中之一。这条平时看起来并不凶悍且有些温驯的河流，她的每一滴水，都是淮河儿女血泪浸积而成；她的每一个河汊滩涂，都是淮河儿女愁肠千结的沉重叹息。

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沉重的历史进程中，淮河两岸一向负载着超重的苦难：灾害频仍，战乱连绵；这里又历来是龙腾虎跃之地，壮怀激烈之乡，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，留下了遍野志士豪杰的足迹：陈胜、吴广、刘邦、项羽、韩信、曹操、朱元璋……到了19世纪末，这里又诞生了陈独秀、周恩来。

在这风雷激荡的20世纪，淮河自然不会只作历史的旁观者。

1912年重阳节，黑云重压，在淮河西北临近河南的安徽省阜南县公桥乡马家楼村，我们的主人公李学先呱呱坠地了。

父亲李鸿恩，是个忠厚的庄稼汉，大高个子、黑脸，刚到中年，厚实的身板却不知不觉地驼了起来。他双手抱头，蹲在破烂

的门槛上，任凭新生的儿子哇哇大哭，只是连声叹息。在李学先[·]诞生之前，这个贫无立锥之地的雇工，已经养活不起两儿一女了，现在又多了一张嘴，他怎能不叹息呢！

当娘的包裹好婴儿后，来不及擦尽血污，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挣扎下床，喝了一碗野菜糊糊，坐在床边，看看婴儿瘦巴巴的小脸，疼爱地搂紧了他，对门外的李鸿恩说：

“你别唉声叹气了，俺省吃一口，也能养活这个娃。”

李鸿恩说：“俺不是说养活养不活这个娃，俺是说他来得不是时候，这兵荒马乱的日子，活命难哇。”

当娘的也叹了口气，对李鸿恩说：“别想那么多了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”

李鸿恩站起来说：“按辈份，他是学字辈的，叫他学礼吧！”

当娘的亲了亲婴儿的脸蛋，说：“俺娃有名啦，学礼！这个名好啊！”见当娘的高兴劲，李鸿恩才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后来，参加红军时，营政委汪际平把李学礼的名字，改为李学先了。汪际平说：“叫学先好了，学先进，打先锋，占先为先嘛。”

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里，穷人家的孩子，童年都是悲惨的。由于缺吃少营养，当娘的没有奶，李学先经常饿得整天整夜地哭。当娘的给地主刘老喜家洗衣，有时趁地主家不注意，偷偷地从地主家里带回点剩馒头，用嘴嚼碎了喂他。就这样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靠吃剩馒头、野菜糊糊，李学先长到了两岁。

两岁多的李学先由比他大十多岁的姐姐带，姐姐十几岁的年龄，天天要忙着挑野菜拾柴草，她要么把李学先拴在树下，要么由李学先自己玩。

李学先经常被拴在树下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，冬天小手冻得红肿，夏天一身疮痍，跌撞碰烂更是常有的事。父亲李鸿恩在刘老喜家当雇工，母亲在刘老喜家做饭洗衣，两个哥哥也在

刘老喜家帮工，家里没有人去照料他，靠旺盛的生命力，李学先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
李学先5岁那年，刚经过水灾的阜南县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，蝗虫铺天盖地飞进村庄和庄稼地里，五谷绝收，草木残萎。刘老喜家不再用长工，李鸿恩一家人断了活路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外出逃荒要饭。

他们沿淮河一路乞讨，后来又越过淮河，来到淮河南岸的霍邱县石店镇孔家集村。

孔家集村在霍邱城西湖西畔，东临城西湖，北濒淮河，也是个一年三灾的穷乡僻壤。

但这一年的孔家集村年景尚好，于是李鸿恩一家人就在孔家集村安顿下来。一家人先是四处给人帮临工，后来，孔家集的一个郭姓地主，看中李鸿恩忠厚能干，就雇用了李鸿恩和李学先的两个哥哥李恒春、李有财。

但一家三口人累死累活，日子还是过得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每年春上、麦前、临冬，父兄没法，就带着李学先外出讨饭。

受到生活折磨的李鸿恩，看到霍邱境内有一座十里长山时，就对当娘的说：“娃他娘，学礼小名就叫长山吧！”当娘的问：“干嘛叫长山？”李鸿恩说：“俺们逃荒到了霍邱，这里不是有座千里长山吗？依山取名，巴望今后日子安稳一些；另外，穷人家的孩子，缺吃少穿，只有指望他自己长得像山，像山里的石头一样结实，才有活路。”

小小的李学先饱受了风雪雨霜的侵蚀和人欺狗咬，受尽了折磨，到了5岁，他还没穿过裤子。他拉着父亲的衣服问：

“为啥俺们总是这样穷呀？”

父亲说：“没法子，这是命，俺们穷人生下来就是穷命。”

小学先不懂什么叫“命”，但他从父亲悲凉的面容上，看到了穷命的可怕。

转脸他又问大哥李恒春：“俺们的命咋恁坏？”

大哥说：“不是命，命也能变，朱元璋不也先是要饭的命，人家后来就当了皇帝。”

朱元璋曾经讨饭到过霍邱，霍邱也到处流传着朱元璋的轶闻趣事，说什么元朝的官员算定造反的朱元璋要经过一座桥，便派兵严加把守，但朱元璋命大福大，头顶荷叶逃过了劫难。

还说，朱元璋帮富人家放牛时，饿极了，就把牛杀了吃了。朱元璋回不了家，坐在地里，对着牛皮哭，一边哭，一边说，牛皮呀牛皮，你要是能变成一头真牛就好了。牛皮一下子变成了真牛，从此，朱元璋把富人家的牛杀了吃，又把牛皮叫活，就有了东西吃。

朱元璋通过造反，推翻了元朝，当上了皇帝，现在，穷人的命太苦了，不起来造反，怎么能弄到饭吃？

哥哥李恒春说：“朱元璋能造反，穷人就能造反，只是没到时候。”

哥哥的话李学先听得似懂非懂，但觉得很有趣，小小的心中开始向往“造反”，因为造反能让穷人吃饱饭。

1921年，李学先9岁了，开始帮孔家集村一户姓赵的地主放鹅。鹅是皖西地区特有的大白鹅，小小的李学先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边放鹅，一边在沟河湖塘里戏水、洗澡。年岁稍大些，他就学会了捉鱼，他把两手伸开，不断往水里拍击，打出噼噼啪啪的响声，鱼受惊乱游乱窜，又往泥里钻去，在水面上留下一串一串气泡，小学先就可以从泥里把鱼捉出来。

有时候，他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，把一段小河沟用泥土堵起来，再把水舀干，沟里的鱼都露出来了，一下子能逮到一二十斤大小鲜鱼。几个小伙伴一人分上一份，带回家里，没油盐，一家人就白煮着吃。操劳了一天的父母亲看到小儿子这么能干，从心里流露出欣慰的笑意。

能逮到鱼的机会并不很多。恨透了富人的李学先和小伙伴们设圈套，把平时痛恨的地主家的鸡捉住，跑到野地里，开膛破肚，再用黄泥把鸡封住，架起柴火，烘烤起来。鸡烧熟了，剥去黄泥，香气四散。小伙伴们一哄而上，一下子就抢个精光，吃饱了，擦擦嘴上的油，骂一会儿地主，笑一会儿地主，开心极了。他们就用这种方法，来发泄自己对富人的愤怒。

放鹅久了，跟鹅都混熟了。鹅跑到很远的地方，只要李学先一打唢哨，鹅都叫着回到了他的身边，在他身边游个不停，李学先感到少有的快活。但是一到年初，李学先养大的鹅都归了地主，他家连只鹅蛋都吃不上，小学先心里不能接受，愤愤不平，但是看见父亲无奈、苍凉的脸色，他也只好迷惘地不说话了。

穷人家的孩子都经得住风雨里的摔打，小学先从小就流露出了不怕吃苦，不畏强手，从不认输的性格，他与村里村外的小伙伴们做摔交游戏，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腿破胳膊伤，他也要坚持到底，争取得赢。大人们看到后，都说小学先是个不怕死的好小子。时间长了，李学先自然而然成了孩子头。几个要好的孩子结了拜把子兄弟，其中有一个叫潘学仁的，同李学先最要好，哥儿们一块帮工，一块玩耍，十分高兴。

到 11 岁时，李学先给地主家放起了牛。小学先和小伙伴们一边放牛，一边唱起了牛歌：

牛呀牛呀慢吃草，
吃饱肚子好睡觉。
露水露水快干掉，
别耽误俺的牛吃草。
小牛小牛你别乱跳，
跟着妈妈学吃草。

有一次，几个放牛的孩子聚在一起放牛，小学先放的是一头母牛，另一个孩子放的是一头公牛。公牛和母牛发情，公牛爬到

了母牛身上。小学先恨强扶弱，他怕母牛吃亏，就用镰刀向公牛的腿上打去，把牛腿打瘸了。晚上回家，放公牛的孩子向地主告状，地主就把李学先父母找去训斥了一顿，并扬言要解雇他们一家。母亲回到家里，又气又怕，抓住小学先，用柳条抽打了一顿。小学先十分伤心，跑到潘学仁家，哭得很伤心，边哭边说：

“俺是护牛的，凭啥打俺？”

潘学仁说：“都是野种告的状，明天俺们找他算帐。”

第二天，两人找到放公牛的孩子算帐，那孩子大哭着说：“不能怪俺，俺要是不说，东家就要扣俺工钱了。”

李学先就放了他。可李学先更加痛恨地主了。他觉得地主那样有钱，还欺负没有钱的人家，太可恨了。

正在放鹅、放牛的李学先，看到富人家的子弟，背着书包上学，心里好羡慕，他跟潘学仁说：“什么时候能上学就好了！”

潘学仁说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听娘说，一年学费要二十担谷子呢！”

李学先不吭声了，眼巴巴地看富人家的子女背书包上学放学。一天，一个叫安子的富人家孩子，放学时，遇到李学先，正赶上李学先放的牛拦住他的路，他皱着眉头喊：

“野小子，穷鬼！爷的路，你也敢拦？”

说罢就动手打李学先。李学先被安子抓破了脸，也不敢还手，他清楚地记得前不久打牛的事，连打富人家的牛都要被骂，何况打他们的小孩！李学先忍住不哭，他知道只要他一还手，安子就会头破血流，可他忍住了，他脸憋得通红。

带着伤，李学先回到家，不声不吭。当娘的问：“长山呀，你咋啦？”

李学先还是不说话。当娘的又问：“谁打了你？”

李学先忍不住说出安子打他的事，末了他说：“娘，我想上学！”

当娘的这下哭开了，光哭不说话。看着娘哭，懂事的李学先说：“俺不上学了！”

娘哭着说：“你要上学没错，可谁叫俺家是穷命！”

又是穷命！多么可怕的穷命啊！

放鹅放牛的劳作，成了李学先的“学堂”。不知不觉中，李学先长到了14岁。他14岁这年，正值北伐战争取得胜利。在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力推动下，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，迅猛发展，但霍邱的孔家集村却仍是一潭死水，没有一点波澜和响动，农民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。

孔家集村的年成不好，李学先一家只好到龙潭寺桃红村的富农潘老安家帮工。潘老安一家人很勤俭，租种着霍邱县最大的地主李梦庚家的土地，并且开了一个小粉坊，又兼搞渔业。

潘老安雇了李鸿恩一家，受尽磨难的李学先，长得并不瘦小柔弱，他出落得强悍精壮。看着他的好身体，潘老安对李鸿恩说：“让你家的长山也帮工吧！按半工计算，比放牛啥的合算！”14岁的李学先便开始过起帮工的生活。李学先每天同大人一样起早摸黑，拔秧、插秧、翻地、下种。李学先很要强，又勤奋好学，一年下来，耕田、耙地、育秧、插秧、收割、打晒，全套农活都会干了，可还按半工计算，潘老安很高兴。潘老安对李鸿恩说：“这娃有出息，性子灵。”听到潘老安夸奖自己的孩子，李鸿恩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连说：“东家多管教，不管不成才嘛！”

冬天过去了，李学先被安排到李家圩子的大地主李梦庚家帮活，因为潘老安租种的是李梦庚的地，让长工到李家干活，潘家就能省下一些租钱。

李家庄园距霍邱县城40公里，是安徽省最大的地主庄园，在全国仅次于四川刘文彩的大庄园。

李家勾结官府霸占农民土地20多万亩，清代曾挂牌“双千顷”，李家夸下海口说：“马跑百里不吃人家的草，人行百里不喝

人家的水。”李家还在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青岛、大连等地开设工厂、银行、当铺、学校、戏院等 45 处，还养着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。

李学先在李梦庚家先干了各样土杂活，后来又跟着李家小姐摘桑养蚕。李学先会爬树，李家小姐喜欢让李学先帮她上树摘桑叶。李家小姐看到李学先很忠厚，就跟他说话，问他：

“你干活累不累呀？”

李学先老老实实地说：“又累又不累。”

李家小姐说：“咋叫又累又不累呀？”

李学先说：“干活哪有不累的。但是俺不干活，就没有饭吃了。”

李家小姐见他直来直去的，不拐弯子，心里更有点喜欢他，就说：“那好，往后你就跟俺摘桑养蚕。要是有啥事，你就跟俺说。”

李学先还真有事想对李家小姐说。吭哧了半天，李学先说：“俺看你家训练庄丁很有意思，俺想瞟学瞟学。”

李家小姐咯咯地笑起来：“你瞟学就是啦，要是有人不让，你就说是俺让你瞟学的。”

李学先高兴极了，以后干活之余，就跟着李家庄园的武师瞟学武术，观看军队和庄丁操练。李学先聪明敏慧，一看就会，尤其是猴拳，打得更是像模像样。三年过去，刀枪剑戟，十八般武艺，李学先都会了不少，加上他体格壮实，平常三五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零碎又学了些旧式军队的枪法、队列操练。看着李学先练武，李家小姐含情脉脉地对李学先说：“你还真能干！”

得到李家小姐的称赞，李学先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

从阜南的马家楼村到霍邱的孔家集村，再到龙潭乡的龙潭寺，讨饭、放鹅、放牛、帮工，飘泊不定的生活，锤炼了李学先的坚忍性格，李学先也在困苦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了。

1927年，共产党人发起了惊天动地的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，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，打倒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的口号声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席卷全国。

大哥李恒春上外乡去了一趟，回来对家里和村里人讲，大别山里出了红军，红军打富济贫，替穷人说话，为穷人谋利益，领导穷人造地主的反、分财主的财物，团结起来闹革命。

15岁的李学先听得半懂不懂，啥叫闹革命？啥叫谋利益？啥叫造反？但他很兴奋，心里嘀咕着：那不就是朱元璋造反吗？这样的队伍咋不上霍邱来一趟，好让俺亲眼看看。

过了没几天，村子里又沸沸扬扬地传开了，说红军头发都是红的，一个个都长得青面獠牙，每天要吃一个小孩，还共产共妻。李学先听了有些害怕，又有些迷惑，他不信这是真的，因为大哥的话他更相信。但红军到底是咋样的，他心里更好奇了。

1928年9月，地下党组织在霍邱县龙潭乡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，大哥李恒春问李学先：

“三弟，农会是咱们穷人自己的组织，你参加不参加？”

李学先最相信大哥，他马上答应了：“参加！”

大哥拍了拍学先的肩膀说：“你是我的好弟弟。”但学先心里却很好奇：这就叫造反了？

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哥李恒春外出的次数更多了，行动也更加秘密。村里年轻人也经常到李学先家来，聚在一起谈论外面的事情，他们说话也不瞒着李学先。李恒春对大伙说：

“红军不是像地主老财他们讲的那样子。红军纪律严明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，就是为穷人打天下，打地主老财，让咱们这样的穷人翻身做主，吃穿不愁的。”

大哥还说：“大别山有很多县、乡都起来造反了，那里的红军早把保安团、民团打跑了，国民党政府也叫穷人推翻了，地主老财的地都叫穷人分了，穷人有了靠山，再也不当牛做马、累死

累活了。”

“咱们不在家穷死累死了，上山里找红军去。”

“对，上大别山找红军去！”

这一年初冬的一天夜晚，下着蒙蒙细雪，大哥李恒春和二哥李有财一道，悄悄摸出家门，带领附近的一些穷苦年轻人，上大别山投奔红军去了。

大哥投奔红军的事，在少年李学先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李学先既敬佩哥哥，又怪怨哥哥不带他一起去，是嫌俺太小，还是嫌俺不懂事？俺也是一名农协会会员呀！李学先想。

李学先有话无处说，就去找他的一个叫王麻子的好友说。王麻子长了一脸白麻子，细高个，家境也十分贫寒。他的父亲和他媳妇通奸，王麻子敢怒不敢言，心里十分苦恼，经常和李学先在一起说话。王麻子恨恨地说：

“这个家俺过不下去了，俺们一块找红军去吧。”

李学先说：“俺也早想找红军，找俺哥去呢。俺们一块去找。”

王麻子说：“俺们再带上几个苦够了的乡亲，这样也有个帮手，人多胆子大，遇到事也好商量。”

李学先高兴地捶了王麻子一拳：“麻子哥，你想得真周全。”

于是两人分别联系了几个穷哥们，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好处，经过不长一段时间，居然联系了 18 名青年。大家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，就定下了出门找红军的日子。

真要走了，李学先一下子还真有些舍不得离开父母、姐姐、弟弟和妹妹，他一声不吭地帮家里干了许多活。

有一天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对家里人说出了投奔红军的事。

李鸿恩说：“山儿呀，你去吧，在家里日子也是难混，不如出门找条生路。”

母亲、姐姐也抹了不少眼泪。

母亲舍不得李学先离开，三个儿子都去当红军，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当娘的心里受不了呀，她拉着李学先的手说：“山儿呀，你可要想法回来看看娘啊！”

李学先悲戚戚地说：“俺会的！”

1929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，李学先他们18个热血青年，偷偷离开村子，离开家，挥泪告别了家乡。

初夏的夜晚，李学先一行人踏着露珠和野草，趟过因天旱而焦萎枯黄的水稻，带着淮河的血泪，带着淮河的苦难，向大别山的方向走去……

他们这一走，就是26年。

26年，戎马倥偬，其间又有多少血泪，多少欢歌？

第二章 杜鹃花正红

当兵就要当红军。

一群黑土地一样厚实的穷娃娃，
走进大别山，寻找红军。

面对红军队伍黑黝黝的枪口，穷娃娃们吓得哭了……被绑着的李学先说：“俺要当红军，俺的两个哥哥也都是红军咧！”

一场误会过去，李学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《十二月小雇工》

……

——作者手记

大别山桃花岭的六月，山峦青翠得好似一位鲜活的少妇，她隆起的两峰，像少妇一对饱含乳汁的巨乳。在两山之间，有一片十几米宽的山地，栽着豆类植物，也套种着玉米。山地旁边有几间山石垒起的破茅房，破茅房的后面有三株桃树，桃树上挂着还未成熟的桃子。

18位贫寒子弟，背着几个粗面馍馍，破衫衫早已辨不出什么颜色。他们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翻过多少山，来到了桃花岭。他们又饥又渴，躺倒在玉米地里，掰刚长出的玉米棒吃。正在这时，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荷枪实弹的哨兵，穿黑布烂衫，扎着绑

腿，黑红黑红的方脸正浮现出高度的警惕。他猛地拉开了枪栓，厉声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农家的孩子哪见过这种情势，当场就有两个吓哭了。

“你们是哪部分的？谁派你们来的？说！”岗哨连声喝问。

一行人低着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李学先有些害怕地站起来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找红军，走晕了！”

那时的李学先根本没有警觉，假如遇到国民党部队或者民团、土匪什么的，说找红军还能活命？

哨兵看了这群娃娃的穿着，说：“谁让你们化的装？”

“化装干嘛？”李学先不知哨兵问什么，怀疑地问。

“别伪装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底细，你们是岳葫芦的部下，是不是？”

李学先更加糊涂，他不知哨兵究竟说什么，岳葫芦是谁？见李学先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哨兵越发怀疑，二话不说，命令道：“都举起手来，不准动，谁动就打死谁！”

18位青年娃子，一下吓哭了七八个，李学先仗着会些武功，学过些棍棒拳术，就大着胆问：“你是不是红军？”

“不准瞎问！举起手！站在一起！”哨兵一口气三个命令。

冷不防，哨兵朝天放了一枪，从山里一下冲出十几个人，都拿着枪，往岭底下跑，边跑边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

一群娃被吓昏了头，炸了窝似的散跑起来，李学先问王麻子：“我们跑不跑？可能遇到了坏人！”

王麻子说：“人家有枪，往哪跑？弄不好要吃枪子！”

哨兵就势绑了李学先和王麻子后，对冲下山的人喊：“别开枪！暂时弄不清他们的身份。”说着话又转向李学先说：“别让他们跑，否则我们就开枪了！”

李学先怕伤着大家，就喊：“大家不要跑了，人家要开枪